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只不过，今天苏梦枕的咳嗽声似乎少了很多
是咳嗽已经治好
还是连咳嗽的力气也耗尽了

这「八大刀王」
是小侯爷方应看最贴身的八名护卫
连元十三限也说过
「八刀联手，不逢敌手。」
王小石的刀，能敌得住吗

第壹卷

一怒拔剑

当中一个，意态优雅出群
面如冠玉，手里拿了王小石的毛笔
正在蘸墨写字

王小石一见到这个人
就生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
他必定会跟这个人交手的
而他相信在这一刹那
这人也有这种感觉

说英雄谁是英雄

全新修订版

说英雄·谁是英雄——怒拔剑

第壹卷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到底有多少部书呢？坦白说，作为作者的我，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为例，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如此换算，“四大名捕”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字数不少于千万，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

可是，其实《会京师》只是二十岁前后的“少作”，只是四位捕头的“开头”前戏。“四大名捕”往后延伸的故事，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为民除害，当官非官、锄强扶弱，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

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首推《大对决》收录的《谈亭会》、《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一气呵成，悬念惊栗、推理破案，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最适合小电影的架构。至于《逆水寒》，则是“四大名捕”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约七八十万字，起承转合，从一个惊变开始，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

至于“四大名捕”其他系列，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例如：《四大名捕破神枪》（《妖红》、《惨绿》等），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来写“四大名捕”另一段轶事；《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杀楚》、《破阵》等），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四大名捕走

龙蛇》系列故事，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从惊栗、超能、念力、穿越、鬼魅、魔幻到怪力乱神，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还有最具争议性的《四大名捕斗将军》（即“少年四大名捕”：《少年冷血》、《少年追命》、《少年铁手》和《少年无情》），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论生死，都大死大活着，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值了。

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在金台路书市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一九九四年，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书店老板跟我说：“一讲‘四大名捕’，人人都嗑得，很著名，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

我笑了。

书生爱国非易事，提笔方知人世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阿西莫夫说：“一个人必须博学、聪明、有直觉、有勇气、有运气，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我觉得，别的我没有，在写作武侠小说上，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四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多，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慳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九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九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迎风放舞了几盏孔明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转型，不再连载小

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给友好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情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cosplay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箋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不堪。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乃至举步维艰。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特别是连环图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西班牙文、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

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又并不熟悉各地实际出书行销运作的读者与论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于作者而言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

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屈伸摺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化古国，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况且，诗本来就是文学最珍贵的血液。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不管东南西北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再校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下旬，作家出版社有系统推出温瑞安武侠小说系列之时。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肯定是我写作生命里漫长的小说，也是我的武侠作品中除“四大名捕”和“神州奇侠”两大系列外，最受读者关注和支持的小说。

我在一九八五年因香港《东方日报》社长周石先生约稿而开笔。《东方日报》是香港第一畅销大报，当时周先生就说过，“创刊数十年来从不连载武侠小说，今向你约稿是一个‘破例’。”所以我也用一个“破格”写法，结果反而建构了一个大家常称之为“温派江湖”来。

二十年来，此书断断续续、续续断断地写，断了再续，续了再断，持续写成了八部：

《温柔一刀》

《一怒拔剑》

《惊艳一枪》

《伤心小箭》

《朝天一棍》

《群龙之首》

《天下有敌》

《天下无敌》

加上计划中和撰写中的至少还有两部：

《天下第一》

《天敌》

约有十部，整体不少于五百万字。

一般侠友和读者多简称这十部书为“刀”、“剑”、“枪”、“箭”、“棍”、“首”、“有”、“无”、“天”、“敌”，相当简明好记，都是以手指月、直见性情的要害字、关键词。

至于为什么写得欲断欲续，答案可以虚拟为：在这个时势里，一个自立于世、独立创作的自由作家，要完成自己一个宏大心愿，完成一部“巨构”（不等同“佳作”），难免要懂得以战养战，迂回作战，甚至要以退为进，且战且逃，有时还得秣马厉兵，休生养息，敌进我退，敌逃我追的“战略”，方才可以“自力救济”，完成夙愿。总之，还得要斗志不死，遇挫不折，遇悲不伤，持志不懈。不是专业从事写作的人，不在海外华人地区度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只能臆度。这过程当然不易，但个中别有激趣。更好玩的是，当有论者要过来牵着你鼻子走的时候，你只好伸给他一只拉不动的大象鼻子；当有评者看不懂你的意图之前就贸然上来努力表达你的作品今不如古，你只好装傻扮懵告诉他：武侠各花入各眼，岂可一论盖棺“金不如古”！

只苦了真心诚意期盼的读者，着力期盼，漫长等待了这许久。

如今“说英雄·谁是英雄”这系列，已修订了五次，前后十数年，内地修订版，今交于作家出版社重新出书。与此同时，大概这故事系列的电影和视剧也筹备开拍了。

熟悉我过去作品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先写诗而后为文，一不小心终于合成了“诗剑江湖”。侠友告诉我在内地，“诗人”这名词与类群，基本上就是泛指泡妞、打架、流窜、无业游民差不多一般的专有名词，有时还成了骂人的词，例如：“你他妈的诗人，全家都是诗人。”看来，在内地，有时候，“诗人”就跟“流氓”差不多。不过我听了一点也不惊讶，甚至无动于衷。因为在我家乡——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在六十年代

初中时就已是“诗人”了，在当地视同“傻”。到八〇后香港，在金钱挂帅的社会，一向视“诗人”为“疯子”，或者是“失意的白痴”。我已习以为常。不过，诗人也有好处，爱其所爱，恶其所恶有恶报，总是七情上面，但又一意孤行，以一贯之，雷霆一击，进退如一，行军布阵，打牌打击，断背渡江，喝酒唱K，乃至做生意玩股票炒楼盘，自由行和拍电影搞出版，也多如是，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山五岳不回头，是以意气相投，一触即发，一拍即合，一往无前。以诗写武侠，成了“武侠诗”；以侠写新诗，且让他成了刀丛里的诗吧！

诗和武侠，文学与江湖，两种“痴”融会贯通在一道，不管放不放光和热，仍意气相投，适合做些“情投意合”的事。

另外，谢谢前期对温书编校作过努力的曾付出莫大心力修补温书的陆破空、方梦石和铁跌蝶，以及一直二十年以来的多年实实在在真真正正有始有终地为温书执行编校修订的李宏伟、叶浩和何包旦，还有我妻静飞如静中飞踢的支持激发力。

生命短暂而可贵。我大概不可能再写比这更长的小说。没有英雄的地方，是寂寞的地方。然而期待英雄写英雄故事，是因为爱憎英雄，看英雄小说，是因为期许和关爱英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年少就已立志，要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写一部书。从多年前自己在生命中激扬奋发、大情大性时执笔，守到今日心境上的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在命与运的体验中不断“体悟”与“追寻”，个中曲折，遭遇奇情，在在都

历历记载于这部英雄小说里。怨去吹箫，狂来论剑；若无新意，不能代雄。

稿于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四日：静飞终于重临香江。

同日“大猫”惨殁哀痛极。

校于二〇〇〇年四至七月：眼疾割切治疗期间。

修订与二〇一二年九月廿八：应邀赴深圳华为总部演讲，与温迷、侠友、读者安心相聚。

目录· 第壹卷

〇〇一·【前言】	武侠小说	一一〇·【第十一回】	脚印的话
〇〇一·【系列序】	失意泰然，得意淡然说英雄	一二〇·【第十二回】	偷书贼
〇〇一·【第一回】	遇雪尤清，经霜更艳	一三〇·【第十三回】	信
〇一二·【第二回】	梅毒	一四一·【第十四回】	人生到此，可以一死
〇二七·【第三回】	跛脚鸭的出场	一五一·【第十五回】	欲笑翻成泣
〇三七·【第四回】	三把刀的上场	一六二·【第十六回】	冷寂的雪意
〇四七·【第五回】	浮生若梦，现实不是梦	一七二·【第十七回】	星星雪
〇五八·【第六回】	进入愁石斋的后果	一八四·【第十八回】	雪、梅、棋、针、箭
〇六八·【第七回】	士不可不弘毅	一九四·【第十九回】	老天爷
〇七八·【第八回】	谁是大害？	二〇五·【第二十回】	棺材，又见棺材
〇八七·【第九回】	必杀诸葛	二一六·【第二十一回】	飞箭不动
一〇〇·【第十回】	张炭的下场	二二六·【第二十二回】	酒和女人

第壹回

遇雪尤清， 经霜更艳

这年初春，雷纯转出林阴，转过长亭，就看见那一角晴空下黛色的高楼。迎着苍穹、俯瞰碧波，这一角楼宇很有种独步天下主浮沉的气势。

这年初春，雷纯转出林阴，转过长亭，就看见那一角晴空下黛色的高楼。迎着苍穹、俯瞰碧波，这一角楼宇很有种独步天下主浮沉的气势。可是雷纯知道里面住的是谁。她要报仇。她要杀掉正在里面沉疴不起的人。那是苏梦枕。那是杀死她父亲而她差一点便嫁了给他的苏梦枕。

雷纯的容貌，遇雪尤清，经霜更艳。

当年她在江上抚琴……

而今她的心已没有了弦。

“柔儿还不肯回来吗？”

“唉！这孩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曾经请过三个人去把她叫回来，去年底她回来了一次，整个人都变了模样，郁郁寡欢、无精打采的样子。过了年后，又嚷着要到京城去了。她娘说好说歹，我也不要管她的了。”

“当日她下小寒山，我以为她是回来探你们了，没想到……她要真是到京城里探梦枕也罢，只是，苏梦枕这个孩子野心大、志气高，早已卷入京城或明或暗的势力里，斗得水深火热，柔儿她入世未深，初涉繁华，加上京城风起云涌、尔虞我诈，怕只怕她受了欺，也不敢做声。”

“是她自己不争气、不受教，怪不得人！师太不必为她忧心，这孩子，有这个福命嘛！多历练也好，要是没有……光护着她也不行。”

“倒是令高徒苏梦枕的武功谋略，为不世英才，只要他对柔儿有几分照应，相信在京城里没多少人敢不赏他个面子。”